

##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当我第一次仰望雪山时，内心被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所震撼。高耸巍峨的雪山，宛如一座闪闪发亮的银塔，塔尖直刺苍穹。乳白色的云带像一条洁白的哈达，环绕在山腰，为雪山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庄重。我自幼生长在南方，见过飘落的雪花，却从未去过雪山，此次来到边防，踏上巡逻之路无疑圆了我的梦想。

不久前，我们单位千里机动来到这片雪域高原驻训。适应了一段时间后，旅队选派部分官兵与边防战士共同执行巡逻任务，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参加巡逻的5名队员之一。

车子在群山之间穿行，四周是绵延不绝的皑皑雪峰。下车后，一股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我呼出一口热气，白色的雾气在冷风中飘散。

这里是位于高原某处的边防连。连长姓高，是一个很豪爽的云南汉子。他带着几名骨干在营房门口，见我们到来，很热情地给了我们每人一个拥抱，然后不由分说地接过背囊把我们带进板房。房间内，是已经收拾好的5个下铺，床上铺着厚厚的褥子并摆放着氧气瓶。

“这儿海拔高，怕你们住不习惯。”他边说边摘下帽子，露出稀疏的头发。

晚餐过后，我本想四处转转，却被一名机警的上等兵拦下了：“别出伪装网。”我立刻停下脚步，向他表示歉意。他脸上漾起热情的笑容，主动领我穿过一条通道，边走边向我介绍这里的情况。

营区正南方，一条蜿蜒起伏的山脊线赫然在目，那便是这一带的边防线。上等兵简单几句介绍，让我猛地惊醒。这里，不是繁华的内地都市，也不是演习、演训的陌生地域。我所在之处，是离边防线最近的连队，是真正意义上的边防一线。

清晨，一声急促的哨声划破了营区的宁静。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集合，整齐列队。连长站在队伍前，与前一日的爽朗热情形成鲜明对比，他此刻神情严肃，目光坚定。我们明确了编组任务，背起沉甸甸的背囊，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这时，我发现昨天为我介绍情况的那位上等兵也在队伍中。他简单地向我打了声招呼，让我叫他小韩，之后便不再多说些什么。

巡逻的第一站被战士们称作“后山”。站在山脚下，连长为我们描绘这座山的轮廓——山底到山顶高差1600米，平均坡度约60度，山路蜿蜒，部分路段以木桥相连。

# 雪山巡逻

■刘俊磊

听完连长的介绍，我心中并没有太在意，不过是爬山路而已。经过野战生存在课目的历练，这一切对我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清晨的山林四处湿漉漉的，原本轻快的作战靴一脚踩下去就粘上厚厚的泥，接近60度的陡坡无疑又给我们的巡逻增加了难度。我一个不留神，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好在小韩眼疾手快拉住了我。“谢谢。”当我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小韩打断了我：“少说话，跟上。”

看着他紧抿的嘴唇，我不再说话，只是默默跟在他身后。小韩入伍时间不长，对这条巡逻路却非常熟悉。他轻巧地踩着树根、草垛，攀着树枝、藤蔓，身子俯低，稳步朝着山上攀去。我学着他的动作，手脚并用向上爬，可很快就感到肩上的背囊越来越重，步子迈得越来越小，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这时，我突然理解了小韩刚才的话。在这高寒缺氧的环境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体力的消耗。

经过4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我背囊未放就瘫坐在地上，口中喘着粗气。已经在山顶等候了一会儿的连长走过来，递给我一块干粮，笑着说：“很不错，已经超过不少义务兵

同志了。”

虽然知道这是对我的认可，但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我的体能在连队中算是拔尖的，但与边防战士相比，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小韩递过水壶，轻声说：“我第一次爬上来，用了5个小时。”

稍作休息后，我们再次出发。走过独木桥，踏上千层梯，翻越蚂蚱岭……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宿营点。

那里坐落着几座简陋的小木屋，说是木屋，其实是用木板搭起的棚子。然而，木屋中悬空架设的一排排木板却有效地阻隔了地面的泥污水渍和湿气。边防战友坚持将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们。我好奇地打量着这里，小韩则为我讲述起小木屋背后的故事。

这里原本并没有木屋，只有几块稍大的空地。战士们来到这里，只能住帐篷、躺睡袋。然而，由于湿气过重，有的官兵患上了关节炎。当时的连队干部发现问题后，心急如焚。为了能让战士们在巡逻路上睡个好觉，从某次巡逻开始，连长便在背上绑着一块木板上山，到达这里后再卸下。第二次巡逻时，他又背上一块木板。战友们见状纷纷效仿，历经上百趟巡逻之后，小木屋终于搭建起来。后来，每当发现小木屋有破损的情况时，连长便会带头绑起木板上山进行修补。多年来，历任主管一直延续着这个传统。

听完小韩的讲述后，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战友情，变得具体而生动。在这个依旧漏风的木屋里，我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夜晚。

次日清晨，迷迷糊糊中我被小韩叫醒，吃过干粮后紧接着上路。随着海拔的上升，沿途树木变得越来越稀少。走了许久，我们来到一个河谷，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尖锐的乱石，上面布满了大雪融化后生长出的青苔，走在上面三步一滑、五步一摔，艰难异常。

走出去三四公里后，眼前一片皑皑白雪。连长和几名骨干走在最前面开路。沿着他们走出的足印，我们艰难前行。近5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山巅——海拔近5000米的执勤点，这也是此次巡逻的终点。

这时，山顶飘起了雨夹雪。站在边防线上，所有疲惫和寒冷一扫而空，我们展开五星红旗，举起右手，迎着风庄重宣誓：“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嘹亮的誓言回荡在群山之间，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信念在此刻愈发坚定。

之后，我们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在简单休整几天后，我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那片被白雪覆盖的山峰。然而，那片雪山与那些战友的身影，已经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底。

## 灿烂的云霞

■彭化义

衣，那颜色蓝得比大海还醒目，比天空还艳丽。

“哗，哗……”一阵泼水声吸引了你的目光，是个战士在冲洗甲板。你来回晃着头，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啊，全班人员都在这里！舵信班能像现在这样团结，这样朝气蓬勃多不容易！你刚当班长时，舵信班是全艇挨批评最多的一个班。班里训练成绩上不去，你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和班员们一起苦练旗语和灯光信号。水手长转业后，班里长期缺干部，你又3次放弃复员进城安排工作的机会，要求留在艇上继续工作。你爱自己的岗位，爱自己的集体。有一次评选“红旗岗位”，你们班比上次少了一面红旗，你竟掉了眼泪，发誓要带领全班奋发努力，把失去的红旗夺回来。果然，下次评选时，你们班每个岗位都挂上了一面小红旗……

你曾说过：“我就是个普通的

兵。”可是班里的战友都说，你用心血和汗水酿成了一个“特殊油漆”，为战艇增添了光、添了彩！

夕阳下山了，你走上码头却不忍离去。你想趁战友都离校的那一刻静谧，最后享受一下这饱览艇姿和港容的幸福——多宝贵的留恋呀！然而一转眼，你又看到身后一张张红扑扑的脸庞，像一朵朵灿烂的云霞。原来，班里的战友并没回宿舍。

你又笑了。啊，云霞，多美的云霞！



##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别人都在收拾行装了，你还在艇上刷漆。

你那双紧攥油漆刷子的手怎么有些发颤？你望着高高的舰桥，眼睛是那样有神，亮闪闪的。

你看到了什么？哦，7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刚上艇的第一天，水手长把手地教你刷漆，告诉你怎样刷才能均匀亮白，怎样刷才能不影响潜艇航速。刷了一遍，你停住了手，凝视着刷过漆的艇舷，微笑起来。你已经在潜艇上度过了2000多个日夜，虽然这段时光伴随着无数汗水的挥洒，但你心中洋溢着快乐与满足……

油漆刷子在舞动着。最后一桶油漆用完，正好给潜艇的舰桥披上了一身新



雪山誓言(中国画)  
(武警部队第六届美术书法作品展参展作品) 潘潇潇作

# 长征

第六二七七期

##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锋芒耀目，红缨如火，时近80年，有一杆喋血的梭镖仍然闪耀在人们的心里。那是英雄生命化作凛然浩气，汇入了太岳刚烈雄武的魂魄。

时光回溯到1932年11月，鄂豫皖苏区，红12师经过苦战甩掉“围剿”之敌，转入莽莽山区休整。夜风清冷，第34团团团长许世友看完地形路过村头碾场，突然看见一个身穿对襟短褂的小战士，正把一杆红缨如火的梭镖舞得呼呼作响。

许世友曾师从少林，身怀武艺，一眼就看出小伙子的刺杀招式里，颇有几分“杨家枪”的章法，便饶有兴致地叫住了他。

战士名叫楚大明，12岁从私塾辍学后，跟随一个擅长医道、又懂武术的郎中当学徒。在走乡串户的行程过程中，楚大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兴明。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楚大明弃医改开饭馆，暗地里为根据地传递情报，运送武器弹药。商南起义爆发后，楚大明参加了赤卫队。1932年春，赤卫队编入红25军，楚大明由此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因为有过学医的经历，楚大明被安排当了卫生员。反“围剿”战斗中，楚大明火线救护了不少伤员，可心里却一直渴望冲在一线杀敌。那天夜晚因郁闷而辗转难眠，他便独自溜到碾场上练起了梭镖刺杀功夫。

听楚大明吐完“冤屈”，许世友哈哈一笑说：“有点志气，那就跟我走吧！”

意想不到的机缘巧合，竟改写了年轻战士的人生轨迹。楚大明被调到许世友身边当了警卫员。许世友是著名的“虎将”，楚大明寸步不离左右，跟着他冲锋陷阵，第二年就入了党。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陕南入川，创建川陕苏区。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约20万兵力展开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方针，退至四川万源至通江一带收缩防御。1934年夏季，万源保卫战打响。许世友率部坚守万源的大面山、孔家山、南天门一线，依托悬崖峭壁的险要地势，与敌展开激烈战斗。

激战中，司号长中弹牺牲。一颗子弹弹贴着楚大明头皮擦过，像鞭子一下把他抽翻在地。他一骨碌爬起来，头脑“嗡嗡”作响，可有个意识却异常清醒，那就是组织全团反冲锋！他一把抓住司号长手里的军号吹了起来。瞬间，各连司号员紧跟呼应，激昂的冲锋号在山谷间回荡不绝，敌人最猛烈的一轮进攻被打退。

经此一战，许世友看出这个警卫员身上蕴藏着机智和勇敢。没多久，楚大明就当上了排长。长征途中历经十几次战斗，楚大明次次冲杀在最前面，半年时间里9次负伤，6次立功，到达陕北时他已被提拔为连长。

隆冬时节，豫北山区天寒地冻，八

## 十二枚钉子

■刘立云

阳光砸在我头顶上  
阳光响亮地砸在我头顶上  
我们一个班，十二个人在八月的太阳下站成十二棵树  
阳光响亮地砸，响亮地砸  
它要把我们砸穿，把我们深深地砸进泥土中去，砸进岩石中去

我们目视前方，我们不动  
我们十二个人，十二团日夜抱紧的血肉在八月的太阳下站成十二棵树  
十二根木桩，十二道雪白的栅栏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影子狠狠地砸进泥土

我们来自十二个方向、十二条道路  
十二滴黏稠的血  
又被十二道耀眼的光芒  
删繁就简，千锤百炼

# 红缨如火

■章熙建

路军宿营地那里却是热气腾腾，工棚里炉火正旺，排成一溜的十几副铁砧前，身穿短褂的战士们正在抡锤打铁，“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此起彼伏。这就是楚大明的制胜奇招——打制梭镖。

1939年初春，第129师组建东进纵队挺进冀南，楚大明担任由抗日联保武装改编而来的2营营长，由于队伍的装备低劣，楚大明心急如焚。正巧听说当地武工队在破袭战中扒回的一批铁轨就沉在附近河里，他当即带着战士们破冰打捞。营里当过铁匠、木匠的能人齐上阵，没几天就打制出了600多杆梭镖。

“新武器”的操练更是气势慑人，400多人的队伍排成回字阵，梭镖锋芒耀目，红缨赤艳如火。楚大明居中示范，战士们跟随演练，一招一式，杀声震天。

白刃战，讲究一寸长、一分强。楚大明早就算过一笔账：“三八大盖”加刺刀有1.68米长，就特意把梭镖加长到1.88米。靠着就不可当的梭镖、背水一战的气势，楚大明带领2营一路猛打猛冲，很快各连配上了新装备，营部还增编了迫击炮排。

1940年12月，在围打莘县甄庄据点战斗中，楚大明率领2营从早晨打到中午，身上11处负伤，硬是把敌援军堵在外围。被换下阵地刚要吃饭时，前方突然传来隆隆炮声。楚大明一把扯掉绷带，带领2营如神兵天降般从侧翼出击，一举摧毁日军炮阵地。战后，楚大明升任副团长。

三

1946年初冬的一天清晨，山西沁水县曲西北村北山路口。

伤势尚未痊愈就提前出院的楚大明，跨上战马飞驰而去，身后的寒风中传来一个女子急切的声音——“平安回来啊！”

楚大明瞬间双眼湿润，这个战场上无畏生死的硬汉，这一刻竟失去了回头再看一眼的勇气。

伫立风中的女子叫周雨，是楚大明的妻子。那一刻，丈夫健硕的身影消失在晨曦中，只留下那杆梭镖赤艳的红缨，在她心中不停地舞动着、燃烧着。

1944年9月，青浮战役打得异常惨烈，冲在一线的楚大明身负重伤，被4个担架队队员抬着送往野战医院。因失血过多加上伤口感染，走出没多远他就发起高烧。

进入安泽县地界时，楚大明突然呻吟起来。警卫员赶紧喊停，一个担架队队员摘下帽子使劲扇了扇风，说去找水。警卫员看到她头上垂下两条辫子，才发现她是当地妇救会的女干部。

很快，“辫子”姑娘从老乡家灌回一水壶米汤，楚大明一口气喝下半壶，大概是分辨出给他喂汤的是个女子，迷迷糊糊地说了声：“好了，大嫂……”

姑娘闻言脸一红，扭过头说：“我不是大嫂。”其他队员看到这情形，不禁乐了：“她叫周雨，只有17岁！”

这就是战地奇缘，仅是匆匆一瞥，彼此却深深扎进了对方心里。

那一次，楚大明与死神擦肩而过，被太岳军区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转眼到了1945年9月的一天，妇救会主任带周雨赶着马车去部队送军鞋，路上突然向她问起楚大明的事。周雨霎时脸就红了，手指绕着辫子久久不吭

但我们不动，就是不动  
直到让年轻的骨架，回响金属的声音

八月的太阳多么酷烈  
八月的烈火穿过我们的十指  
在熊熊燃烧  
八月的阳光在我们的头顶上  
响亮地砸，响亮地砸  
它要把我们砸成十二道墙、十二道光  
十二枚亮晶晶的钉子钉下去  
便再也拔不出来

## 军歌

■杨玉辰

旋律雄浑、高亢  
声音在队列中激越、铿锵  
唱起军歌  
胸中便燃起熊熊烈火

军歌是团结的歌  
凝结着战友情，连着官兵心  
军歌响起

声。主任心领神会，便绘声绘色地给她讲起楚大明英勇杀敌的故事。

山路弯弯，秋风猎猎，周雨静静地听着，目光痴痴地望向远方，塬上饱满的高粱穗子艳红如火……

1945年10月，第386旅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第10旅，楚大明担任副旅长。转年2月，楚大明和周雨举办了婚礼。婚后的日子聚少离多，思念丈夫的日日夜夜里，周雨心头回味最多的是他身上浓浓的硝烟味，还有数十块伤疤的剜心之痛。

1946年12月，胡宗南纠集重兵进犯解放区。赶赴前线的前夜，楚大明对周雨说：“要是咱们有了孩子，男孩叫楚平，女孩叫楚月，如果我哪一天壮烈了……”周雨急忙一把捂住丈夫的嘴。

谁知此去一别，竟是永诀。

四

战斗中，第4纵队将胡宗南部第67旅诱进包围圈，第10旅全力以赴组织展开中央突破。这当口，楚大明突然出现在蒲县井沟的旅指挥部。旅长周希汉大吃一惊，因为按照楚大明的伤势，此时他应该还在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在8月中旬的赵城攻坚战中，楚大明身受重伤，在野战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才苏醒。此刻，没等旅长发问，楚大明已冲出指挥部。

午后时分，楚大明带领一支突击队，旋风般地冲上了敌指挥部驻扎的高地，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插入了敌人心脏。参战部队迅速实施分割围歼，至26日黄昏，敌大部被歼。

1947年1月下旬，第10旅与敌残部在中街村区域交火，面临覆灭的敌军负隅顽抗。楚大明大吼一声：“我就不信拿不下！”转身就冲向前沿阵地。冲锋号响起的瞬间，楚大明率先跃出战壕，举枪高呼——“同志们，冲啊！”就在這時，一束机枪子弹洒落他的前胸，英雄冲势未减，向前扑倒。

噩耗传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感到难以置信，愣怔半晌后，泪水突然哗哗而下，痛心疾首地说：“天妒英才哟！那可是个铁打的硬汉子啊！”

楚大明壮烈牺牲，激起了官兵的冲天愤慨。第10旅迅速以强大火力撕开缺口，全歼中街村之敌。战后，陈赓在报捷之前，先给军区发去一封电报：“楚大明同志年32岁，河南人，1931年入党，现任我纵队第10旅副旅长。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16年，光荣负伤20余次……不幸在此次汾孝战役中光荣牺牲，实为我党极大的损失，全军上下悯愤异常。”

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复电，再次授予楚大明“特等战斗英雄”称号。在我军历史上，旅团级干部两次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实属罕见。

楚大明出殡的那天，全旅6000多官兵集体为他送行，陈赓挥泪写下挽联：“太岳战将勇，首推楚大明”。那一刻，陈赓的视线仿佛延伸到了前沿阵地，正目睹英雄壮烈的一跃——

英雄跃出战壕，罪恶的弹雨在他胸前激起鲜艳的血色之花，可他的身躯仍如一颗燃烧的子弹，更像是一杆飞射的梭镖，向着前方疾冲数米，飞溅的鲜血化作一束炫目如火的红缨……

音潮涌动如江河滔滔

军歌是战斗的歌  
冲锋的号角，擂动的战鼓  
唱起军歌  
战士的身姿如巍峨的山岳

军歌是胜利的歌  
每个音符都凝聚着热血与果敢  
唱响军歌  
必胜的信念填满胸膛

唱响军歌  
迷彩包裹的心跳  
共振着胜利豪情  
这歌声穿过晨曦的薄雾  
在辽阔天地间——  
回荡

